

李自成

第六卷 燕辽纪事

姚雪垠 / 著

茅盾文学奖

获
奖
作
品
全
集



茅盾 文学奖

获奖作品全集

李自成

姚雪垠 / 著

第六卷 燕辽纪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再攻开封	
(第 1—4 章)	(1)
燕辽纪事	
(第 5—8 章)	(88)
慧梅出嫁	
(第 9—12 章)	(172)
袁时中叛变	
(第 13—17 章)	(263)

再攻开封

第一章

李自成和罗汝才率领义军主力，于十二月十三日到达许昌。路过襄城时，因为襄城已于上月投降，所以李自成下令不许将士入城，让城中官绅百姓各安生业，不必惊慌；只是接受百姓控告，派一小校率领二十名骑兵进城，将平日贪赃枉法的知县曹思正逮捕，带往许昌斩首。

大军到了许昌之后，因为李自成在路上患病，临时改变计划：大军停留在许昌一带，等候他的病愈，同时向附近州县征集骡马、粮食、豆料、柴草等项，并将一部分随军的老弱妇女和在南阳受重伤未愈的弟兄，暂时寄屯在许昌城南六十里远的临颍城内，命红娘子率健妇营和童子军（即孩儿兵）留驻临颍保护。过了数日，李自成才继续往开封进兵。

二十三日夜，正是农历小年，李自成到了开封城外。按着事前商定的计划，他将老营驻扎在曹门正东大堤外的应城郡王花园，距曹门大约不到五里。曹操随后到达，将老营扎在城东南角三里外的繁塔寺，离禹王台很近。李自成到达应城郡王花园时，已是三更时候。高一功和李过是在黄昏后就到达的，已经预先在帐篷内烧起木炭，所以李自成一到，马上就召开军事会议。

一个月来负责刺探开封军情的是李侔。李侔在开封住过多年,情况比较熟悉,部下又多是杞县人,所以他担负起刺探军情的重任后,就不断派人进入开封,探明省城的各种动静。从许昌出发时,他奉闯王之命,率领两千人马先行。今日正午过后不久,他命李俊率领三百骑兵,绕道潜至应城郡王花园,埋伏在大堤外边;又单派七名骑兵飞驰曹门,在吊桥外的木栅上粘贴两张大元帅告示,晓谕城中军民,从速将周王和抚按众官扣押,献城投降。这七名骑兵贴好告示,并不急于离去,向曹门关外大街上的百姓大呼,说他们是闯王的人马,派来攻占开封,只杀贪官污吏、亲王郡王,不杀百姓。曹门关临街的两侧铺户,人人屏息,听他们说话,却没有人敢捉拿他们。等守曹门的官军追赶出来,他们便策马飞驰而去,转眼间到了大堤之外,无踪无影。同时,李俊又派人捉获了住在北关的三名小贩,是今日上午封闭城门之前才从城中出来的。向他们详问了北门一带的守城情况,然后放走。

当晚的重要军事会议一开始,李自成便向李侔询问开封的动静。李侔恭敬地站起来,说道:

“由于我们的游骑近三四天来出没于朱仙镇一带,朱仙镇的人常常看见我们的人马来来去去,因此城中以为我们大军将攻南门,就把守城的主要兵力都放在南门一带。守南门的是新任巡抚高名衡,他的副手是总兵官陈永福。陈永福的将士有一半驻扎在南门大街。城上滚木礮石摆得极多,百姓家家户户早晚轮流登城。”

李自成又询问了其他各个城门的防守情形。李侔将各城门担负镇守的官绅名字,一一说了出来,并把官兵的数目也说了个大概。对于城中所存的粮食、柴火约有多少,能支持多久,也都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是李自成第一次派李侔单独去完成这么重要的任务。听完李侔的禀报后,他频频点头,连说:“很清楚,很清楚。”接着又问道:“为什么要让祥符知县王燮镇守北门?”

李侁说：“让王燮镇守北门，不为别的，只为第一次我们来攻开封时，此人颇有胆略，年纪又轻，深得抚、按各封疆大吏的赏识，周王也很赏识。他本来已经升为御史，只因开封情况紧急，不得不暂时留下。现在让他镇守北门，是因他们认为北城外面的护城河无水，城墙稍低，容易受攻。虽有大官分守北门，并不得力，需要派一个真能做事的官员在那里督率军民守城才行。”

李自成点了点头，又问道：“城中百姓是否十分惊慌？”

李侁说：“百姓自然是人心惶惶，不过没有人想到投降。”

“为什么百姓跟官府如此一心？”

“官府造出谣言，说几个月以前，开封人射伤了大元帅的一只眼睛，我们的将士发誓赌咒：下一次攻进开封，不但活人要杀光，连死人也要剝三刀。”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闯王也笑着骂道：“他妈的！他们竟如此造谣煽惑，无怪百姓们要拼命守城。”

会议决定从明日起，按照预定方略，从宋门到曹门和北门，全面猛攻。各个大将重新分了任务，主要力量放在曹门和北门之间。会议之后，诸将退出。刘宗敏也退出了老营，到曹门外他自己的驻地，重新召集大小诸将，部署明日攻城事项。李自成留下牛金星、宋献策和李岩，又谈了很久，然后各自休息。

李自成十分困乏，坐到干草铺上，准备就寝，却看见高一功又走了进来，在火边坐下。自成问：

“你还有什么事儿？”

高一功说：“我们老营将士自来不许多饮酒，跟曹营不同。可是如今天气寒冷，又在黄河边上，尖风刺骨，号衣单薄，都冷得吃不住，所以各营都求我向你要求，像曹营一样发酒挡寒。”

“有酒么？”

“酒准备了不少，还可以继续准备。”

“好吧，发给大家酒喝，比曹营减半。可是一功，你替我严申军

令,不管是谁,不许喝醉;有喝醉的严厉处罚!”

“是。我一定严申你的军令。”

高一功仍不马上走,嘴唇动了动,分明有什么话欲说又止。李自成问道:

“还有什么事儿?”

高一功笑一笑,说:“李古璧打今年春天回营,已经几个月啦。他总是暗中抱怨没有派遣他重要差事……”

自成截住说:“给他三百人照料粮草,这差事还不重要?”

一功说:“我也说很重要,可是他想带兵打仗,认为打仗容易立功,照料粮草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李自成用鼻孔冷笑一声,问道:“他向你请求过给他另派差事?”

“他向我求过多次,我始终没吐口。”

自成说:“此人不可重用。你知道,他虽然也姓李,可是并非一族。他是清涧县人,上一代才搬到米脂城附近住。可是他平日对不知底细的人七吹八吹,说他是我堂兄弟,没出五服;背后同别人谈话,提到我就称‘我二哥’如何如何,提到你姐就称‘二嫂’,也真糊弄住了不少人。他又喜欢吹从前的战功,吹我多么赏识他。真他妈的!”

高一功笑着说:“这些情况我全清楚,别人也清楚。人们说他是卖狗皮膏药托生的,所以不叫他李古璧,给他起个绰号叫李狗皮。”

李自成接着说:“他实际没有多大本领,却喜欢争功。做表面活儿他上前,有好处的事儿他把头削得像竹签子,遇困难活儿他托故向后缩,只恐怕派到他头上。潼关南原大战之前他掉队了,回到米脂家中,咱们破了洛阳之后,他又来了。像他这样人,怎么敢指望他带兵打仗?”

高一功说:“他对我说,请你派他带兵打仗试试。如他不卖力,

甘当军令。他还说,这一次攻打开封,他宁死也要为你出力。”

自成说:“真想出力打仗,也是好事,叫他找总哨刘爷去请求吧。小事何必问我?”

一功说:“他知道捷轩不喜欢他,所以不敢见捷轩,总是缠住我,请我在你面前说说。”

自成想了想,说:“把他派到谷子杰的营中吧。你告他说,他若犯了军规,可休想因为他姓李就宽容了他!”

高一功一走,李自成赶快睡觉。可是他刚刚脱去外边衣服,躺了下去,忽然听到远处杀声暴起。他重新披衣,奔出屋外,看见北门的方向有火光,又听见炮声、杀声也是从那儿传来。他不知出了什么事故,向身边的亲兵吩咐:

“赶快鞣马!”

丁启睿近些日子来总在奔波。本来奉了皇帝手诏,催他去救南阳,他已经过了唐河,只因畏怯避战,又退回河南和湖广交界地方。南阳失守后,他受到朝廷申斥,又奉诏来救开封。他虽然很害怕同李自成作战,可是开封又不能不救,这使他日夜都生活在忧患之中。他是河南永城县人,开封是河南的省会,也就是桑梓之地,首府所在。开封如果失去,他将国法难逃。为着自己的性命,也为着桑梓父老对他的期望,他不得不跟在闯王大军后面,往开封奔来。他本来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自从担任了督师,特别是奉命去救南阳和开封以来,变得面色黧黑,须发斑白,满脸憔悴与忧戚神色。他手下一共有两三万人,由于急着要奔进开封,所以只抽调了部分他认为可用的精兵,连同幕僚、亲将、亲兵、家丁、奴仆,一共约有三千五百人之谱,多是步兵,轻装赶路。

当李自成大军完全离开许昌以后,他隔了大半天才进入许昌。他的人马一进城,就到处掳掠、奸淫,无恶不作。

第二天,丁启睿的人马在黎明时离开许昌。他刚刚在行辕外

跨上战马，忽然吴巡捕走到他面前，躬身禀道：

“启禀大人：照壁上有一张无名招贴。看来这城中显然仍有流贼。”

丁启睿一惊，问道：“招贴上如何写的？”

吴巡捕说：“请大人亲自过目。”

本来丁启睿只要把缰绳一提，或把镫子轻轻一磕，他的坐骑向前走上十步八步，他就可以亲自来到照壁前观看；但是多年来在官场养成的习惯，使他处处要摆出架子，所以他并没有驱动坐骑，只是威严地吩咐说：

“将招贴撕下来，呈给我看！”

吴巡捕不敢怠慢，赶快跑去撕照壁上的招贴。好在那招贴才贴上不久，糨糊尚未全干，他小心地撕下来，双手呈给督师大人。

丁启睿匆匆一看，原来是一首七言古体，写道：

伤心拄杖出门望，一夜之间变沧桑。

不见甍檐连街巷，空余瓦砾伴颓墙。

可怜魏家^① 宫阙地，悠悠千载同渺茫。

耳边唧唧居人语，道非贼毁为兵殃。

贼来不闻鸣铁马，贼去徒见兵鸱张。

丁启睿看了以后，又气又怕。气的是，写这招贴的人并非市井之徒，倒是读书人，看来读书人“从贼”已经成了一个风气。怕的是，他的人马到许昌后，确实纪律很坏，不如“流贼”，万一父老百姓向朝廷控告，言官也在朝中弹劾，他身为督师，剿贼无功，反而受过，前途恐怕有点不妙。

但转念一想，目今也不仅是他的人马如此，天下老鸹一般黑，连京营人马，有皇帝亲信的太监刘元斌率领，纪律比别的官军更

① 魏家——指三国时的魏。建安时，洛阳残破不堪，曹操挟汉献帝建都许昌。曹魏建国虽都洛阳，但魏明帝仍在许昌大修宫殿。

坏,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他觉得心头轻松了些,一把将无头招贴撕得粉碎,投到马蹄下,也没有说别的话,就把缰绳一提,镫子一磕,在亲兵亲将和幕僚的簇拥中向城门走去。

闯、曹大军离开许昌以后,沿着扶沟、鄢陵、尉氏分两路奔向开封。东西二三十里之内都有闯、曹的人马和游骑。丁启睿不敢同闯、曹的人马交战,但又急着要赶到开封。起初,他跟在闯、曹大军后面,后来觉得这样太慢,而且很危险:万一义军派出一支部队埋伏中途,他就会吃大亏。所以他后来改变了路线,从长葛以西向北方向走去,以急行军走了两天一夜路程,然后绕过中牟西边,继续向北,快到黄河南岸时,他才突然向东转去,预备抢在闯、曹大军到达之前,从北门进入开封。但是闯、曹大军走的路比较直,而且骑兵很多,当丁启睿的人马到达开封北关时,李自成已经在开封周围安下营寨,仅仅北门一路尚未合围。丁启睿一到北门,就发现情况十分不妙,万一闯、曹人马来攻,他的三千多人马必然溃于北门之外。于是他赶紧叫城,希望迅速进入城内。城里听说督师大人的人马已到,就打开城门,先将丁启睿和他的亲信幕僚以及两百名标营亲军放进去,然后再让他的大队人马入城。

正在这时,由袁宗第率领的一部分人马刚好来到北城,看见官军正在进城,认为这是大好时机,便随在官军后面,向城内拥去。官军见义军来了,更急着要进城逃命,不愿作战;义军想混进城去,也不同官军作战。双方都争先恐后地往瓮城内拥去。

镇守北门的王燮是个十分机警的人,他发现挤进瓮城的,既有丁启睿的官军,也有李自成的“贼军”,瓮城门已经没法关闭,便立即下令将主城门关闭,而且用石头顶了起来;还怕顶不牢,又将事先预备好的沙包也垛在门内。他自己立在城头,俯视瓮城,指挥兵丁百姓向下射箭,投掷砖石。

这时进入瓮城的已有几百官军,还有几百义军,他们都拼命向城上呼喊,要他们打开城门。王燮不理,继续命人向下射箭、扔砖

头和石头。瓮城外面的官军,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崩溃,各自逃命。袁宗第的人马也开始动手,有的官军被杀死,有的跪下投降,只有少数逃脱。丁启睿的三千多名援军,只有二三百人进入城中,其余的没有经过战斗,就轻易地被消灭了。

丁启睿进城以后,下令将他的人马全放进城内。王燮置之不理。丁启睿非常愤怒,以督师的身份命令说:

“如不让我的人马进城,有皇上的尚方剑在,你这个知县休想逃避罪责!”

王燮无奈,一面指挥将士作战,一面派人向巡抚请示。高名衡立刻禀报周王。很快,周王就派一个内臣来北门传了周王的令旨:

守城要紧。一切军民,凡困在城外的,一律不许入城!

丁启睿这才不敢说话。同时,他也不知道,留在城外的三千多官军已经不存在了。

袁宗第将瓮城外面的官军消灭以后,就专心指挥将士来抢夺瓮城。他的人马又有几百人冲进瓮城,一部分人不断地向城上放箭;一部分人抬来了云梯,靠在瓮城上。有几十个人登上了瓮城城墙,直向大城奔去,眼看就要夺得大城。王燮立即悬出重赏:凡是能将“流贼”打下城去的,赏元宝一锭。当时就有一个大汉,手持长棍,几棍子打下去几名义军。别的官军一拥而上,义军被打退回来,有的被打下城去,受了重伤;有的摔死;也有的被杀死在城上。夺城的战斗很短促,但十分激烈,城头的军民也死伤不少。

在义军被打退之后,王燮立刻命书吏将立功人员的姓名记下,每人发给一个元宝,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他又悬出重赏:凡是能把瓮城城门堵塞住的,赏给重金。于是,守城军民纷纷抬着沙包,从瓮城城门上边向下投去。一个一个沙包将城门堵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义军只好赶快退出瓮城。王燮又命人点着火药和柴草,从大城上投下瓮城。霎时间,瓮城之内,又是火光,又是黑烟,加上弩箭齐下,砖石横飞,未及退出的义军和没有逃出的丁启睿的官

军，一批一批地死在瓮城里边。单单丁启睿的官军就死了一二百人。

袁宗第看见北门攻不进去，又损失了一些弟兄，连连顿足。这时，李自成带着亲兵飞马赶到，看见这种情形，命令袁宗第停止进攻。他见袁宗第一脸懊恼，便笑着对他说：

“丁启睿的三千多人马都被你消灭了，你不过损失了一二百人，有什么好生气的？何况今天本来没有让你进攻北城，只是碰上偶然机缘，你想混进城去。既然这机缘没有用上，也就算了，还是准备一二日内攻城要紧。看来城中防守很严，苦战还在后边，你赶快休息去吧！”

十二月二十四日，闯、曹大军全数到达开封城外，各部队都按照指定的地方扎营，搭好了窝铺，立好了帐篷。那些距城门较近营盘，还挖掘了壕沟，以防官军夜间出城来偷袭骚扰。

这一天，因义军需要做攻城准备，城周围几乎是平静无事，只偶尔互相打几炮，破一破紧张中的特殊沉寂。

午饭以后，李自成骑马出营，打算从北门外巡视到曹门和宋门，察看攻城部署，也看一看城上的防守情形。为着提防城上打炮，只能在离城二里以外的地方走。即使二里以外，仍是危险区域，因为当时的大炮，已经可以打得很远。可是如果他们走得离城太远，就不容易看清城头上守城军民的动静了。

随着他一起巡视的，有刘宗敏、田见秀、牛金星、宋献策、李岩、张鼐，还有丁国宝、牛万才、黑虎星马重喜等人。命张鼐和黑虎星马重喜跟着，是为了选择和布置攻城的炮兵阵地。命丁国宝和牛万才跟着，是因为这次攻城需要用掘城的办法。掘城的义军大部分是伏牛山的矿兵^①，也有陕西来的善于挖窑的农民。这支掘城

① 矿兵——伏牛山中挖煤窑的人从军，称为矿兵。

队伍分别交给丁国宝和牛万才二人率领。

李自成鉴于八个月前第一次攻开封失败，不再指望依靠奇袭成功，也不指望他的将士们能够用云梯爬上城头。半年来，他在军师宋献策的协助下筹划这一次进攻开封，曾做了充分准备。他当然很希望这一次能够成功，他认为成功的希望很大，但是他没有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从多次细作禀报，他知道开封城中的官绅军民自从他第一次攻城之后，一则有了守城经验，二则不断地增强了守城力量，决不可等闲视之。起义以来他身经百战，什么惨烈的战斗他都见过，但像这一次要进行的攻城战，他没有经验。他想着从明天起，就在他的面前，双方开始血战，炮声震天，硝烟盖地，他的将士们在炮声与喊杀声中，一批一批地在城墙下和城壕边倒了下去，一批一批地越过自己弟兄的尸体和鲜血冲向前去，而且什么时候他不挥动蓝旗，没人敢敲响锣声，攻城也不会停止，不管死伤有多么惨烈。他还想着，在这从来没有经见过的血战中，他也将炮声和喊杀声中走向前去，立马壕边督战，很可能，他的亲兵爱将在他的身边纷纷倒下，许多匹战马倒下，连他自己和他的乌龙驹也有中炮和中流矢的可能。万一此战不能成功，岂不徒然死伤了众多将士？……这样想着，他忽觉心头紧缩起来了。

周围的人们，没人知道这位从战争中磨练出来的大军统帅此刻的沉重而激动的心情，但见他神色从容，缓辔徐行，当他认为需要仔细观察时便轻勒丝缰，暗示乌龙驹暂停前进。在一个地方，李自成立马沙丘，注目城头，左手揽辔，右手举鞭，用鞭子指指点点，与左右文武们交谈一阵。城头上有许多大炮和火铳露出城垛，还有不同颜色的大小旗帜在城头飘扬。守城的军民从一个个的城垛缺口处露出头来，观察他们的动静；也有人指指点点。看来，守城的军民很多，大炮也不少，从旗帜可以看出来，他们的部伍整齐，决非临时凑集的乌合之众。

李自成勒马下了沙丘，继续一面走一面看，指点着地势，同宋

献策等商量着什么地方最利于掘洞，什么地方最适宜安置大炮。张鼎、丁国宝、黑虎星等注意地倾听着闯王和军师、刘宗敏等的计议，牢牢地记在心中。

城头上忽然出现了一群骑马的人，后边还跟着许多步行的兵丁。这一群骑马的人是从北门上城，向东走来，很可能是因为听到城外有人察看地势，才登上城墙的。开封的城墙很厚，城头宽阔，有时武将们可以在上边骑马。那些人不断地向李自成这边张望，也是指指点点。骑马走在前边的是一条大汉，虽然看不清他的面孔，但从他的衣服、头盔，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主要将领。他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马，在下午的阳光下毛色闪光，显得特别威武。

这时，李自成故意让马走得离城近一点，想看清这个骑枣红骏马的将领。当相距一里左右时，双方都看得比较清楚了。宋献策忽然“啊”了一声，赶快告诉李自成说：

“这个骑枣红马的大汉就是总兵陈永福。他今日故意骑马巡城，显示威风。”

李自成凭直觉感到这人不是泛泛之辈，随即问道：

“可真是陈永福么？”

宋献策说：“我在开封时见过他几次，还被他请到镇台衙门，为他批过八字，看过相，对他很熟。林泉也见过他。林泉，你说，他难道会是别人？”

李岩说：“确是陈永福。我跟他不熟，可是也见过几次。”

李自成说：“他亲自登上北城，看来会猜到我们要从北城进攻。”

宋献策说：“是的，他现在正往东城去，分明是猜出我们要从北城和东城同时进攻。”

牛金星说：“既然他这么重视北城和东城，必会从南城移镇北城，看来南城倒会放松一点。”

宋献策摇头说：“按道理说应该这样，但陈永福这人颇有阅历，

他也不会在南城露出多少漏洞。况开封兵民众多,不会使南城力量单薄。”

李岩说:“他们原以为我们从许昌来,进攻南城比较方便,所以陈永福亲自守南门。如今见我们把重兵放在北城和东城,而把曹营留在南城,就知道我们要从北城和东城进攻。倘若曹营在南城也能认真进攻,我们在北城和东城就比较容易得手。”

李自成听了没有说话,刘宗敏也不说话。对曹营的事情,大家都感到不是那么好办。

当李自成等人在城下议论的时候,陈永福一直在城上监视。因为距离不远,他很快从乌龙驹的毛色和那个人的蓝衣、斗篷、毡笠等装束特点,断定那中间骑马的人就是李自成,而在李自成右边的矮个子就是宋献策,还有那戴幞头、穿长袍的必是牛金星。他的身边有一个巡抚衙门的官员说道:“看来,流贼是要进攻北城和东城无疑。我们不妨夜间派兵从南门杀出,先杀溃曹营,然后全力防守北门和宋门,闯贼的进攻就不足忧虑了。”

陈永福回头望他一眼,摇摇头,说:“现在不谈此事,等我们到了曹门再商议。”

他有较多的打仗经验,在目前紧要关头,不敢作侥幸想法。他自己的兵马只有数千,纵然城中可以出动的丁壮不少,毕竟不似他手下久经训练的官军。因此,出城作小的骚扰则可,要想打败曹操或给曹操以重创,如同做梦一般。

祥符知县王燮见李自成等仍在驻马观望,忽然计上心来,对陈永福说:“军门大人,何不趁此机会下令开炮,将闯贼一伙打死?”

陈永福笑笑,说:“我们的大炮现在并没有瞄准,他们离城又很近。我们炮口一动,他们马上就会散开逃走。开炮没有用,反而会打草惊蛇。我们可以置之不理,看他们如何窥探,就知道今夜或明天他们将会如何攻城。”

大家听了陈永福的话,都佩服他的老练和持重。可是,过了片

刻，陈永福忽然有了把握，回头吩咐一个亲兵快奔往转角的地方，传谕那里的守城军官，快准备三四尊大炮，将炮口瞄准城外转角的路上，等李自成一千人到了转角的地方停留观看时，突然众炮齐放。

大家都称赞此计甚妙，对陈永福更加佩服。

李自成等继续策马前行。

他们也想到城上可能打炮，所以吩咐亲兵们密切注意城上炮口是否移动，一旦有炮口移动，不许大意。快到城墙转角的地方时，宋献策十分机警，远远地看见三四尊大炮正对着转角处的大路，猜到守城官军会在这里打炮，便对李自成说：

“请大元帅不必再看。我们往玉峰将军营中速议大事要紧。”

李自成会意，笑着点头说：

“好，不用看了。”

于是，他们绕过一片洼地，朝着应城郡王花园附近的一座营盘驰去。

陈永福来到转角地方，看见李自成等人已经改变方向而去，在心里骂道：

“狡贼，不该亡命！”

他在转角处的城头上停留了一阵，观察了城外地理形势，对王燮、黄澍等人说道：“应该把重兵和防守器械集中此处，东城有急，救援东城；北城有急，救援北城。这转角地方十分重要，要派得力人员指挥防守。”于是他指派一个最亲信的游击将军主持东北城角的防守诸事。指示以后，他们继续往曹门走去。

李自成一群人到了田见秀营中，将一般的将领留在帐外，然后几个人密商了一阵，便由宋献策带着少数亲兵策马向繁塔寺曹营奔去，传达闯王的决定。闯王一行随即离开田见秀的营盘，奔向应城郡王花园。

这时陈永福到了曹门，那里已经集中了一些重要将领和担负

守城重任的地方官吏和士绅。文官中的大官都没有来,因为负责实际守城的不是大官,而是几个年轻力壮、精明强干的官吏,特别是祥符知县王燮、开封府推官黄澍等人。陈永福主持这次军事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先说道:

“本镇奉抚台大人之命,从今天起移镇北门。从宋门经曹门到北门,这一段守城十分重要,看来李贼攻城必在这一段。只要有我陈永福在,决不使闯贼得手。本镇忝为河南镇将^①,驻守省城,决不怕死;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各位或世受国恩,或为现任官吏,或为本城绅衿,或出身名门望族,守城之事,责无旁贷。请各位与本镇同心协力,共守这一段城墙,打退流贼进攻,保全城官绅百姓与周王殿下平安无事。不知各位有何主张?”

一位官员说:“将军如此忠心,实是全城官绅士民之福。可是曹操精兵屯在繁塔寺,人马众多。如果曹操进攻南门,而军门不在南门,岂不危险?”

陈永福淡然一笑,说:“请你们各位放心。以本镇看来,虽然曹操也要在南门进攻,但他决不会真心死拼。闯、曹二贼同床异梦,人所共知。这次攻城定将死伤惨重,曹操决不愿使自己的人马为闯贼卖命。”

又有一人说道:“风闻他们每攻下一个城池,所掠子女玉帛,按四六分赃。开封如此繁华,曹操难道不会为了四六分赃,猛攻南城?”

陈永福摇摇头说:“曹操比我们圆滑得多,所以才叫曹操。他纵然不猛攻南城,只要闯贼从北门和曹门攻入城中,他同样可以四六分赃,何必让他自己的人马死伤惨重?人马是他的本钱,他不会做蚀本生意。”

① 忝为镇将——镇将即总兵官或负责镇守一镇(军区)的副将。“忝”是谦词,有惭愧和不配的意思。